

敬

事

草

私過厚恩重身輕威尊命賤萬不得已扶掖而出冀藉如天福庇回春再生耳臣不敢受身但恐誤國若孤君父眷倚之意萬死何足塞責今首輔在告而臣以一病軀獨任更無同心資助只取給于胞臆之內夙夜戰兢顛仆不遠就使旦晚之間首輔即出而閣事繁重恐非二臣所能拮据抑且萬萬不便傳聞伏望將吏部所推輔臣簡命數員共圖佐理今日第一急務臣犬馬苟可支持不敢推諉庶幾同寅協恭共襄

大業以酬今日泰交之隆遇也

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上

請補閣臣疏

奏為懇請亟補閣員以重政本事臣惟內閣缺
官自六月初三日欽奉

聖諭令臣等議詳題請臣等欽遵屢疏吏部奉

旨會推至今五閱月矣未蒙點用 聖意淵微

固非臣愚所及但臣以久病餘息體力不前因

首輔在告 聖諭諄切抱頭忍痛扶掖強入五

內越裂百脉沸騰獨身獨任自苦自知日夜懸

望首輔即出尤日夜仰望 皇上點用蓋內閣

之職潤色絲綸看詳章奏備朝夕之顧問參密
勿之論思實聖諭所謂樞機政本之處至鉅
任也乃若詔誥制勅之重及諸供應文字之多
修辭揆義考舊酌新紛至沓來又不暇給任大
職艱事繁責備即有兼人才略不能以一手足
之力辦此臣請以閣中故事言之遠不暇論止
如隆慶元年徐階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在閣
復進陳以勤張居正入閣是時同事者六人其
後高拱郭朴養病徐階致仕而趙貞吉入則同

事者四人四年高拱起用趙貞吉致仕而殷士儋入同事者五人五年陳以勤李春芳致仕在閣者三人六年殷士儋致仕而高儀入同事者三人惟皇上初登極時高拱罷去高儀亦卒張居正獨在位旋以呂調陽入止二人至萬曆三年張四維入六年馬自強申時行入閣中有五人後呂調陽致仕馬自強張居正卒余有丁入在閣者三人十一年張四維丁憂許國入在閣者三人十二年余有丁卒王錫爵王家屏入

在閣者四人十四年王家屏丁憂十六年起用

十九年申時行許國皆告病趙志臯張位入在

閣者四人二十年王家屏去二十二年王錫爵

告病伏蒙聖恩以陳于陞及臣一貫備員在

閣者四人由此觀之可見衆賢相聚乃克成功

大廈之材必非一木閣臣舊例多時至于六七

員最少亦不下三四員惟張居正擅權與呂調

陽二人在閣者年餘此則千古覆轍所當永戒

乃今令臣等二人獨當此任則是不戒前車千

古罪人也念此毛骨悚豎何能一息苟安况彼
二人者當時精力強贍作止自由羽翼相承不
致乏絕今臣等皆衰老餘年精耗神竭值剛明
獨攬有難對揚逢國家多事紛紜不易調劑又
且一起一仆雖二人亦不同事如盲子失侶獨
行深山而責之負寶前趨刻期赴命雖在庸愚
知其危甚入則抱枯腸涸肺之患出則冒專權
獨擅之疑已則懷高位疾顛之憂人則致妨賢
病國之誚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寧不垂意悲憐

乎即固為臣等悲憐獨不念樞機何地絲綸何
事安危治亂悉懸于此而獨委一二衰病之臣
是獨不大可憐乎不寧惟是臣聞朝廷者四方
之極大臣者萬民之鎮也朝廷立極大臣作鎮
內外相維堂簾相承則綱紀振修而盜賊屏息
若位署多虛法制陵替雖閭閻小民亦懷輕玩
縱恣之念而四夷聞之必謂中國空虛元氣衰
落且有不制之憂今以堂堂天朝濟濟賢俊可
備任使者何限而至使密勿要樞亦虛不補非

原缺

謝遣醫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昨臣以病餘強出旋至困仆不能入閣乞請暫假奉

聖旨

云

欽此隨該太醫院院判徐文元羅必燁

御醫何子忠吏目許登雲奉命到臣寓所臣恭設香案扶掖望闕叩頭謝恩文元等更迭診脉共製醫方以攻臣病復備舉調攝之術以寬臣心臣感激皇恩不勝悲涕伏念臣久當退處復此支離風寒奔走勞其形思慮危悚困其心

藥餌空以自隨飲食尚無餘暇盖病本在身而
但以心勝病心則欲強身何能從強跂不立強
踣不行理固宜然非偶爾也乃蒙予假已荷慈
憐更軫聖心備加矜惻示一體痾瘥之意勤
問疾醫來之遺終臣此生何以報德既造命于
君父命或可延已致身于朝廷身於何有至不
勝感戴拱荷之至

十一月初七日
上初八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目今國家多事政本缺
人卿宜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以付眷倚之懷

禮部知道

敬事草

卷四

報入直揭帖

題臣于本月初六日偶因舊疾感發請給暫假
伏蒙 聖恩俯允欽遣御醫徐文元等診視臣
感激隆恩即具本陳謝外今病稍可不敢偷安
謹報名廷謝入閣辦事惟茲犬馬之微軀至塵
天地之鴻造捐糜莫稱銜結奚辭臣不勝感戴
之至謹具奏聞

十一月十四日上

請補閣臣揭帖

題臣逢時特達受恩弘深頃因病發請告即蒙
許可隨遣御醫診視因獲更生臣之微身乃

皇上再三生全之身也敢辭摩踵以圖稱塞除
今日已報名廷謝入閣辦事外蓋內閣者皇
上之內閣天下幾務之所從出也臣不敢以病
誤事又不敢以病推事前者臣屢造首輔首輔
具言欲得靜養不能即出今臣在告首輔又貽
書于臣囑臣早出即二臣皆健亦當固請增閣

以圖同寅協恭之效今首輔既久不出 皇上
又久不增則豈徒苦臣一身切恐誤國不小蓋
臣于今日有濱于死者三焉以久病餘生而夙
夜繁劇不休必將以勞死一也才微德薄而加
之孤立無助必將以罪死二也禁中之事非外
人所知而獨任獨為雖無專擅誰則信之必將
以讒死三也此臣之所以寧冒威嚴而懇求不
已也即使臣身不病理亦當請臣聞之下臣事
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事君以身則一人之獨

力有限事君以人則衆賢之共舉無窮故告者
進賢蒙上賞蔽賢有顯罰臣今已病而猶不避
賢且至蔽賢罪又當若何意者皇上謂閣職
甚重而人才難知耶凡所謂人才者必用之而
後知其為才不用不知其為才也其人若能讀
書循理守已奉公則今日之端士即他日之名
臣無不可用不必以未試而重疑之亦不可以
小嫌而終棄之也在昔皇祖世宗肅皇帝深
惟祖宗開設內閣與儲養翰林之意甚遠特

加昧于詞臣與百僚庶司甚殊朝夕侍從體貌
優隆文墨雅尚顧問不輟故嘉靖間彬彬多文
學名世之臣而留為皇考暨我皇上之用
遺民故老猶能津津道也臣隆慶二年進士尚
得沐浴餘化聞是時在閣者常四五六人在諸
曹者不但為兩京禮部堂上及吏部侍郎等官
至如羅欽順郭朴嚴訥等為吏部尚書趙貞吉
掌都察院事朱希周吳一鵬張治玉用賓等為
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張邦奇為南京兵部尚

書雖兩京工部侍郎及太常寺卿亦用翰林若
詹事府則常以尚書掌印而又用一人協理其
盛如此衆賢彙征耆英畢聚國家有大疑事則
考古證今靡有闕遺左匡右持多所裨助植繆
紳之羽儀昭太平之盛治良有以也夫文昌之
顯晦關世運之盛衰聖主顧盼之間少有低
昂而斯文顯晦之幾遂成懸絕茲者皇上念
大僚之久缺一時選補無遺而獨于閣臣及詞
臣未即俞允臣愚惓惓不勝瞻矚皇上動法

聖祖而此事猶異亦臣下未嘗引故典為皇
上明言耳臣望皇上念閣臣之關係匪輕與
皇祖之所以儲養瞻顧詞臣不薄少假燕閒早
賜乾斷將前所推舉諸臣親加評品點用俾令
入閣佐理推廣此意及于詞臣亦俾之及時同
升不致淹滯空老以培一代文昌之脉以弘將
來大受之塗國事幸甚天下幸甚臣性不飲酒
病久絕葷僅以一溢米一杯藥為命當此朔風
凜寒辰入酉出一日不可知豈可謂有臣在閣

而不置一副貳以為之備臣恐他時言之已晚
不避冒昧之愆惟冀聖慈俯亮而賜行之臣
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十一月十四日

原缺

回奏冊立分封冠婚 聖諭揭帖

題昨日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子稟質清弱氣體未充况皇后年在妙冲又屢遭不諱大難故不得已遲緩少俟耳非有別意亂危國家昨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日落成皇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該部便具選婚舊儀來看其冊立并加冠禮少俟二宮落

成之日行朕又思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
俱已長成若再少待恐又費一番事不若亦于二
宮完日一併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內皇三子皇五
子年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着出閣讀書親近儒
臣朝夕訓誨以開蒙塞禮部知道欽此臣等伏惟
皇長子冊立冠婚諸禮四海臣民瞻望已久

皇上渙發慈衷布宣恩綽禮臣捧出中外傳聞
朝署簪紳舉喜色以相慶閭巷蒼赤亦矯首而
歡呼明祖訓之當遵示長幼之有敘第緣中

宮有待以致延遲到今茲及禪祥遂求嘉儷元
良早定先徵六禮之儀皇子分封並舉三加之
典卜云其吉盼宸宮之告成愛而知勞期儒臣
之訥誨言如金石事協典章臣等忝列樞機躬
逢盛美中宵舞蹈曾莫罄其懽愉前此瀆陳翻
自尤其過計竊惟本月二十五日時當長至日
暉三珥占云大喜乃知聖意方動于淵微靈
貺已昭于玄象天時人事豈曰偶然萬祉千祥
行當輻輳除選婚儀注禮部具題外其皇長

子冊立加冠皇三子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加
冠分封出閣等儀遵 旨俟二宮完日另行題

請查得選婚該有 勅諭禮部一道謹擬上請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原缺

武昭宣攬獨斷之上謀不以衆囂而微動決進
剿之長策雖嘗小却而彌堅疆吏有所依憑軍
資有所請給功罪有所分別機宜有所乘藉以
致窮陬竒捷超古震今恩覆屬藩威加天海罷
兵有期不勝慶幸第倭情極狡尤宜慎防九仞
為山一簣必往申飭將士不可不嚴撫恤勞苦
當加優厚臣查得舊年蔚山之捷蒙 聖心特
軫兩次發太僕寺馬價銀各五萬兩先行犒賞
以致軍中人人感戴彌加激勵今三路奏功比

前較大蕩平有緒更湏鼓舞伏乞 皇上渙發
德音霽宣大賚仍發大僕寺馬價銀十萬兩以
示嘉獎犒勞之意使三路將士感誦歡騰倍力
爭先剿絕餘寇以收蕩平之績惟冀 上裁臣
忝備隆寄莫分 聖憂預觀盛美不勝歡忭謹
申慶賀之忱

五十二月初
五日上

救傅好禮揭帖

題今日伏蒙發下太常寺少卿傅好禮一本為
近郊之內假官抽稅辱國虐民乞賜拏究重處
等事該文書官口傳

聖旨不論大小事情挾制朝廷着實出旨欽此先
是數日之前本官曾到朝房投揭于臣備言畿
輔窮民被害之狀極慮旦夕不測之憂欲臣轉
達天聽少回聖心至于流涕哽咽臣亦因之
下淚但因連日閣務煩冗兼之病體不支因循

未上聞也不意傳好禮今日又行催奏致干

聖怒臣驚汗不已跼蹐難容竊惟傳好禮迂愚
瀆言不當聖意加之以罪亦復何辭但察本
官之心無非為國為民非敢故為觸迂况其人
已老資望亦深伏願皇上曲賜優容以彰天
地之量臣既奉口傳不敢有違擬票恭進然實
萬不得已之計也儻蒙皇上霽威霽恩有出
于臣愚所望之外或改賜溫詞以安畿民之心
或竟寢不下以示候行之意皆明主之盛節

聖帝之芳規臣願皇上為堯舜之君輒此恭

口臣無任千祈萬禱之至謹附奏聞

十二月初八日上

先是初五日傳好禮具疏為假官抽稅辱國虐民乞賜拏究等事上未省發也至

八日好禮復持一疏跪伏文華門請面對語甚懇且曰今候旨不得明當復來必得命乃已上怒以為挾制謫其官是夕

上又批發好禮前疏令廠衛逮假官抽稅者蓋雖怒之而行其言矣然無何而復有

逮固安人之命焉

報東倭平揭帖

題即刻接總督邢玠等火牌飛報內開為釜山
一倭不留海寇蕩平事據總兵麻貴差人李功
相口報三路倭賊俱聚釜山船隻千餘俱入釜
山半在船上聲勢頗大麻總兵列兵圍守西中
人馬亦漸束逼倭于二十六日俱上船去訖釜
山一倭不留奪獲馬牛甚多等因據此又據總
兵官陳璘差官左揚口報自曳橋直至南海閑
山等處亦盡收取斬獲頗多俟塘報至日另行

具報理合先行馳報等因臣不勝喜躍切惟釜
山乃倭奴占據百年之地今一旦掃空不惟朝
鮮永無倭患而登萊天津無路可入中國亦永
無倭患矣此九九廟感靈 皇上英斷之所致
也謹先恭賀以聞

十二月初
十日上

原缺

設官之意宜增于萬幾樞本之地宜增何為久
不增也 皇上聖政一新修廢舉陞諸曹盡補
群賢悉登閣臣尤宜增而何久不增也今臣獨
策駑足獨瀝枯腸獨當危機獨受惡名惟此閣
中夙為射的而以臣為招雖家置一喙其能白
乎伏乞 皇上憫臣裒羸危苦之極俯賜骸骨
免貽政本之羞尤念政本安危大機早將吏部
會推諸臣點用數員若尚未當 聖意乞勅再
推二三員以資選擇庶幾輔理無闕而新政有

光有如不蒙允行而復需後命遑滋天下之疑
而臣亦無所逃誤國妨賢之罪非所望也臣不
勝披肝析膽懇祈之至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次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祈請懇切忠愛敬慎殊可嘉尚自
古國家政務君主于上臣任于下都俞吁咈唐虞
贊襄之盛治及我祖宗設立內閣樞機政本最
為詳悉朕豈不知但今閣務繁重倚任尤切人之
賢否遽難周知乃欲斟酌發行豈有不補之理便
着吏部通將前推再推堪任數員開具來用卿宜

盡心佐理不必疑畏以副眷懷該部知道

言京口儀真稅事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盧受傳出御前墨字揭帖開採
橫嶺礦務錦衣衛正千戶鄭一麒一本奏白蓮
坡等處採出礦砂陸續煎成餅銀一十六兩五
錢恭進適有熟識南直隸土著官民王國用等
稱說京口閘清江浦等處往來客貨蝟集勅內
臣高案督同王國用等前去計值立店徵收稅
銀以助大工事奉 聖旨銀兩交內庫收這所
奏京口閘土著官民王國用等獻店徵租准着

差御馬監左監丞高橐督率王國用等前去會同彼處撫按官徵收銀兩解進以濟國用務要奉公守法不許擾害地方店名與做廣寧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羽林左衛中所百戶馬承恩一本奏儀真等處請復舊稅理財最便特遣內府供用庫官暨祿督同徵銀類解以助大工事奉聖旨這所奏儀真縣等處舊制設立抽稅衙門今被勢豪奸商侵擾隱昧着差內府供用庫官暨祿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彼處撫按等

官照舊復徵稅課銀兩解進以濟國用寫勅與
他該衙門知道欽此到閣竊惟臣受 皇上極
重之恩凡可以宣揚德意足國裕民者敢不將
順顧思此事 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知臣不
敢不一言以罄忠悃臣惟我朝軍國錢糧絲毫
皆出于江南今江南疲弊之極而又丁荒歉頻
仍之際小民嗷嗷思亂甚可寒心况儀真與京
口止是一江之隔不上一二里地豈有可兩稅
之理徒令內官與外官政務繁雜棍徒奸黨肆

惡橫征商旅不行農民重困 皇上仁民愛物
之意抑而不揚二十餘年鴻名盛德從此傷損
南京根本之地與國家財賦之區因此搖動且
此兩處稅銀不過十餘萬兩取之小民甚苦而
國家視之所得幾何必欲取盈亦無難處今賴
廟社之靈貺 皇上之洪福海氛既清東師可
罷每年浪費可節者多儻宮用有乏雖令戶兵
二部間或設處進用亦無不可在部之臣必當
竭力豈敢抗違是不煩 聖心籌度而坐享富

原缺

謝諭揭帖

題昨日文書官盧受傳奉 聖意令臣撰京口
儀真二稅勅書臣偶有愚得具揭進奏倉卒置
詞蒙被採納即免京口一差臣愚下情豈勝踴
躍自古惟唐虞之朝有都兪吁咈之盛夫君曰
都而臣曰兪君曰吁而臣曰咈是是非非此何
足以見堯舜之盛惟君以為是而臣執為非卒
能擇善用中舍已從人此所以為堯舜也益之
戒舜曰敝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

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
怠無荒四夷來王夫堯舜大聖人也何至有踰
佚法度與夫遊逸淫樂諸事哉而益惓惓以此
致戒乃知一日萬幾豈能委曲無失惟能受言
此所以為堯舜也今日國家財計因征討賑濟
宮工等費尚須有殿工典禮繁費所宜措處
皇上不忍加派于小民而欲取足于商稅誠不
得已之心臣體國憂思未嘗不日夜念此而解

原缺

京察自陳疏

奏為遵例自陳乞賜罷免以清政本事今年當
大察京官之期先該吏部等衙門題奉欽依令
大臣照例自陳去留請自上裁臣不肖猥居輔
臣之次容容步趨奉職無狀頃以首輔在告代
庖三月伎倆益盡罪愆益多况茲所察乃六年
中事而臣自甲午入京撫時揣物感昔傷今安
能以頃刻自恕乎臣嘗誦宋臣范仲淹之言曰
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

而成亂政夫仲淹所謂淺末之議者謂刑法之
絲毫輕重錢穀之錙銖利病此類是已久而行
之猶成亂政蓋以其為有司之一節牽補瑣屑
無關政體故也若夫遠大之謀則必言政教之
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賢聖之事業論文武之
得失以此事君貽百世之安造萬民之福庶稱
臣耳臣幼而誦讀三復斯語老而忝竊竟無一
成豈惟無成殆有甚焉自甲午歲臣未入朝以
前天下所苦者倭患之紛糾耳士風之縱橫耳

而邦域之間閭閻之下固晏然也從臣入朝而天下多事刑法之重輕不知其幾矣詎止于絲髮錢穀之利病不知其幾矣詎止于錙銖邦域日以動搖閭閻日以愁苦而異時太平景象不可復覩則皇上久安久治之天下自臣為輔而不免于危亂之憂矣即淺末之議尚不能一補塞一維持而況于遠大之謀哉蓋臣墻觀局見所識不大淺中弱植所持不堅鄙心未化無以立準而標衡小器難恢莫克積誠而動主位

以德輕身偕心病每過廟門分為祖宗所誅
殛每入閣門則待孔子之鳴鼓外撥公法顯黜
猶為寬誅內省私情褫歸斯其厚倖皇上澄
清九流宜自大僚始作新庶政宜自政本始臣
謹引例自陳束身俟罪伏望亟賜乾斷先加罷
免庶本端表正而百執事淬礪承風矣臣無任
惶恐待命之至

正月二十四日
上次日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公忠端謹清望素隆朕切倚任
豈可引例求退宜益盡心匡贊以裨化理不允辭

原缺

言東功當賞不當罪揭帖

題近日朝鮮贊畫主事丁應泰有本臣未見其
詳傳聞疏末言臣曾經露章不宜預票伏惟
皇上聖明事事獨斷臣雖擬票悉稟上裁應泰
嘗論臣臣當引避豈敢復有參預但思此事乃
軍國大務臣既在閣又適代庖而噤無一言則
何以稱輔弼之名報 皇上特達之恩又臣之
大懼也臣今萬不得已除不敢預票外輒效區
區犬馬之忠亦不知其當否臣惟東倭發難已

經七年一旦蕩平此非常喜事一則天地

祖宗默祐國家無疆之福一則皇上智勇

天錫獨斷不搖之大功然而十萬將士披堅執銳萬里遠征仰承威靈之重以伸撻伐之勲其勞亦不可泯也據奏賂倭賣國則將士皆當有罪不得言功矣此十萬人者久勞于外瞻望恩澤如農之望有秋也一旦失其所望而又加以罪竊恐人心忿怨不可強制萬一激變為梗是一倭去而一倭生損國威重亦不可知賂倭

事情豈敢懸斷其有無亦何必曲為之庇護顧
思 屢旨責成惟取蕩平既已蕩平當從功論
即應泰之能激勵將士亦是一功所宜同錄古
稱功疑從賞罪疑從輕此聖王治天下之要道
今日之事似宜務從寬厚溥加恩澤以慰士卒
久勞之心以平各官相持之情且將天兵無敵
之威 皇上廟算之神宣布天下而使夷狄盜
賊絕其輕侮窺伺之意光于史冊震耀千古盛
德美功垂之無窮此其所得為最大也若因人

臣之一節小爭而牽連無已以致功賞不速國
體有妨不惟以後有事之時難以用人即今日
十萬人馬未易收拾臣之憂也恐致悞國不忍
不言輒敢不避形迹竭誠上聞伏惟 聖明不
以臣之不肖而棄其言萬一臣言可採乞特降
聖諭令該部施行臣無任祈望之至

正月二十
六日上

丁應泰本幾惑 聖心已授意陳監擬

旨將批矣而此揭適上遽得停批臣聞之
感泣流血 上實明聖而浮雲蔽之一言

而可回敢謂吾君不能哉

言考察自陳官擬去揭帖

題今日蒙發各官自陳本令臣票擬查得舊規
在京四品以上自陳去留不下部覆竟稟上
裁例當去其一二以昭聖主之威福方今乾
陽御天諸臣皆砥礪自效無甚不肖之人皇
上神明照察伏惟欽斷其協理戎政兵部左侍
郎余立生平謹飭亦無可指但入官年久體貌
頗衰屢曾乞休未蒙賜允似應准其致仕臣票
擬以上此係詢之吏部採之公評非臣之私臆

也恭俟

聖裁施行

正月二十八日上

請照推點陞科道揭帖

題照得各衙門官但以得陞為榮不分內外惟翰林吏部科道四衙門官地居清要以内轉為榮外轉為辱外官雖尊不屑為也故舊例考察畢後凡四衙門有汰處未盡者即從外補蓋因平時無法處之借此以為遣發俗語謂之明陞暗降又每年二月八月科道官有年例之陞亦是此意祖宗良法相傳已久不可廢也近年以來偶有推而未允者被推之人心懷忿恨憑

恃要路播弄風波如舊年戴士衡恨白所知之
推橫開禍端可以鑒已今京察畢復當推陞四
衙門官儻又不蒙點發或點其陪推竊恐此人
懷怨踵計又生事端以為明時之累伏望 皇
上俯從部意咸賜照點庶幾要路肅清而煩言
永息政體所係臣敢預為之請臣又思考察之
後缺官甚多諸凡所推悉祈留神統發則遷轉
接續而事無曠廢又大小臣工願望之意也

二月

諫遣權使揭帖

題近日京口權使 皇上幸聽臣言即時罷遣
臣感激 恩知徹于心督不可以言盡也臣尚
延殘喘莫非大造之生成未罄愚忠輒申不諒
之祈禱臣早歲遭逢 聖明日侍講讀于穆清
常欲致君于堯舜講大學終篇則深以財聚則
民散為戒講孟子首簡又以後義先利進規蓋
于當時未嘗不丁寧啟沃豈其今日乃可以依
違順從也伏見比日言利之疏不絕于御前搜

括之使四出于天下槌心灑血抑鬱錯愕愧居
論道經邦之官耻為容悅佞諛之輩仰天俯地
莫置一身 皇上至聖至明願垂省察臣且未
暇悉數其餘即以市舶一事言之則知各處之
言利者虛妄不足信矣謹按浙江市舶司舊在
寧波府臣寧波人也備知其詳建置之時因日
本番船進貢而設有內監官一人文職提舉官
一人嘉靖初裁革內監官嘉靖中倭亂貢絕并
裁提舉官今倭奴久已絕貢番船息影不來無

市無舶定海一關不過本地漁船及近境商船
出入軍門譏察非常因而稅之所稅實數臣不
能記大抵不過千兩悉充兵餉之需利甚薄也
忽于昨日有留守後衛百戶張宗仁言歲可稅
銀四萬兩而蒙遣奉御劉成往夫此稅原無樂
何而一設市舶即不足以充本監衙門公用又
安得取盈而上供既不足于上供勢必遍搜各
府巧征橫索祈免 皇上之譴責而不顧小民
之怨咨臣恐利未得而徒喪朝命辱國體也當

初市舶為番貨買賣而設尚謂徒擾于民無益于國罷之今無舶久矣復何稅焉 皇上試召張宗仁等而問其所謂市舶者何義彼且緘口不能對又何知其所入之多寡也蓋寧波府原係窮邊不通商賈所謂市舶者但以三年五年之間倭番一貢有海舶來設置內臣鎮定之防其為亂而非以為利絕倭之後久已罷設而本地方無一市一舶也安所得多銀而進之臣今請罷必以臣為庇其鄉里而不足信臣雖庇其

原缺

催發會議丁應泰本揭帖

臣惟國有大事則下九卿會議更大者下五府
六部九卿科道會議至于府部九卿科道會議
則盡在廷之公論無復有餘矣議若有異猶似
可疑至于盡同更無可疑矣自有東事來皇
上以聖明獨斷無不中合機宜爰收蕩平之績
近日賄倭退兵之說起明旨謂七年狂寇豈五
千兩銀能買其退敗此一言真天下萬世不易
之定論中外咸誦皇上明見萬里非虛語也

今覆議已上而未蒙批發則東師之功罪必不敢敘而將士之疑畏必不能釋臣日夜憂慮十萬兵衆恐其久而生變朝鮮君民恐其久而生疑此事十分美成獨此毫釐牽制不免稽盛典而留衆心早完一日則國家一日之福也蓋下應泰內失將士之心外失朝鮮之心萬無可留之理而其所奏蔚山事情有勘科係皇上所特遣自當從公勘報必有定論惟是一斷之間于國體軍情大有關係臣且不暇多言只如兵

費一節十萬軍馬在彼每一日該費銀一萬兩
每一月該費銀三十萬兩若遲留一日多費一
萬兩遲留一月多費三十萬兩夫善取不如善
節空費府庫不大可惜乎又如朝鮮陪臣因辦
誣謗帶領多人待命兩月光祿供給亦復不貲
若早為之昭雪此費又省幾何以上特就臣所
聞見言之耳若乃自薊至遼驛遞糧餉因東征
未了而費者不知其幾自山東海路到朝鮮兵
船餉船尚不絕運所費又不知其幾向無爭辨

則此時督撫已可奏功已可撤兵矣惟因誣奏
不已乃復虛費無窮儻復致有意外激變之事
其禍與費又可勝計乎伏望即將會議本批發
并將前次會議朝鮮國王本亦批發二本一發
則處置東事者盡善盡美全始全終而無一毫
之滲漏真可垂之萬古銘諸東海與日月齊明
天地並久矣臣樂觀成功惟欲輔全盛美俾無
少缺不勝款款之愚悚息俟命

二月二十
二日上

催允四川總督揭帖

題今日蒙發兵部奏請先撤劉綎兵馬防禦播
酋一本守票仰見西顧憂勞至意除臣即時擬
票外臣思前日吏部因科臣建言議改四川巡
撫為總督兼轄川貴湖廣三省以便防禦播酋
實為當今切要良策蓋楊應龍近日肆虐三省
殺掠無數屢經該撫按告急甚有難制之勢惟
改總督則衙門不必增費而節制可以歸一庶
便剿處之圖今巡撫譚希思已因京察奉旨調

用正需交代之際官無固志而寇復跳梁事難
復緩望即允發促部會推刻期赴任庶使逆酋

知儆三省獲安

二月二十四日上

諫變法征利揭帖

題臣以譾庸誤塵輔弼元首股肱義同一體疾
痛痾癢靡不相關伏見 聖明睿知動符帝王
竊以為堯舜成康于今復覩而乃為群小所中
競開利端日遣中使四出絡繹不絕至于上激
霆怒逮繫守臣烈焰益張衷謀愈進盛明之朝
豈宜有此關係最大夫天之立君非使之自奉
適而已所以使為元元百姓主也百姓有顛連
無告則君當為之拯救有貪污強暴則君當為

之誅殛如此始為天心所享而人皆悅從可以
長保其富貴不能為百姓主百姓必揚揚去矣
頃年經費浩繁司計者日夜持籌苟有絲毫遺
利誰肯漏隱而留與群小言者蓋臣工計其利
復計其害能斟酌于利害之際而處置有方群
小顧其利不顧其害但攘臂于掊剋之謀而攬
亂無極故則賦之計必當與士君子謀不可與
閭閻小人共計也昔劉晏為唐理財一切委任士
人不任僉計史籍尚不委任况群小哉財者生

民朝夕之需性命所關一錢得失不惜破命而
爭其急如此人主以軍國之費不得不徵則必
與達國體識民情明義理知時務者百番諮議
百番規畫務俾上下無怨遠近不驚有恩以結
而使之樂于供有政以齊而使之不難于供然
後布其法于天下蓋祖宗于成法世世謹守
無敢以己意嘗試而漫為也今閭閻小人何知
民情何知國體何知義理何知時宜變法征利
何等大事而乃隨奏隨准星火促行不令閣部

議擬不許科道封駁不傷于太易乎理財之法
不可偏委一人 祖宗定制錢糧互相覺察故
弊源清而蠹竇塞今獨使一人專勅行事惟意
所為憑恃寵靈擅作威福以勢凌撫按使不敢
一問其出入以刑劫有司使不得一加調停彼
其潔已奉公耶人亦不得而知彼其侵牟無藝
耶人亦不得而知惟奏官是仗喇唬是用一人
尚足為害況于多人一處尚不能堪況于遍處
使 皇上二十七年愛民之心鬱而不揚雖諄

諄戒其不許擾民然不擾民何能得財卒亦付
之空言矣群小之嗜利也如蠅之附腥蚊之嗜
血而又使之有所憑藉此所謂虎而翼者也中
官生長禁內何知民艱况所推舉不出於該監
而出於群小此所謂虎而冠者也彼群小者皆
四方無藉不齒鄉黨之人或犯罪脫逃或遊手
乞食或強盜竊盜常思飛揚跋扈以亂天下者
頃因東事悉走京師會東事告成擯棄不收而
乃設此詭計以圖一逞皆亂民也安可與之謀

國乎群虎百出逢人跑踣寸寸張羅層層設穽
於是商旅必不行而賦稅無所得且至于索居
民矣於是居民見索生理日迫而禍且至于尋
干戈為盜賊矣百孔千瘡良醫莫措其手土崩
瓦解良吏莫施其力是 皇上歛財之意本以
備不虞而反以召不虞也臣觀宮中費用甚儉
無濫賞無妄施竊計一歲所節當不下數十萬
此盛德也東師既罷又當歲省數百萬此亨時
也又如昨者群臣爭辨東事 皇上以一言斷

之早斷一日即省費一萬此聖政也可見裕國之術在留心政事政事既治國用自充臣請借此為例而試籌之 皇上試垂聽焉臣惟中使衙門皆係創設並無舊緒可因又係特遣不比泛常差使大約中使一員其管家司房豈下十人在外直堂官吏書手須二三十人門廚皂隸更夫等役復當二三十人快手巡攔之類二三十人略計其數已百人矣至于分遣官員豈下十人此十人者各須百人之役則千人矣凡此

千人皆欲養其父母妻子僮僕每家但以十口
為率則萬人矣每人日給湏銀一錢萬人日給
湏銀一千一年湏四十餘萬矣是創設一中貴
衙門而每歲費官銀四十餘萬及其所進纔得
數萬此不亦空費者多而實得者少徒養游手
之人以竭官私之儲而斂百姓之怨乎計今所
遣已二十處歲當糜天下八百萬倍加于征倭
之費則倭雖平而餉愈增安得息肩之日也况
其倚勢為奸橫征強奪者又何限小民何所歸

原缺

奉 旨給與誰敢制之因而恣行劫掠打鹽賣
鹽聚衆起事東危京城西侵淮揚南窺蘇松北
侮江西志不在小又自謂一呼之下即可聚數
千精勇其為倡亂之首復何疑也當時臣恭票
上進伏計 聖明必不以臣擬為非顧久未蒙
發臣實關心觸事感衷義不容默今日若不處
治他日滋蔓其費兵力財力又當不貲輒請
批發處治以絕海內盜賊覬覦之心臣非徧量
寡容而有此衆論誠以憂國深懷日夜不能釋

之故伏乞 聖明亮允實社稷之福奉

御批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懇切思慮周詳深慰朕
懷嘉尚不已宜益展猷為弼成化理奸逆結黨陰
蓄異志同謀狂肆已有旨了特諭卿知日三月初二

原缺

謝諭揭帖

題昨戶科都給事中包見捷等以言礦市忤

聖心致蒙降罰臣祈 皇上平氣葆和虛懷茹

納究經常權宜之殊術為輕重久暫之異用經

常可以世守權宜難于久行言者固當言而未

可盡非聽者亦當聽而不宜遽怒又恐自今以

後尚有言者僅有餘怒或加重處則雷霆終日

轟轟有妨雨露之澤霜雪不時凜凜豈昭天地

之仁懇切預禱乞賜優容庶使遠近民心不致

驚畏不但諸臣之幸而已也臣意如此顧情迫才鈍詞不宣意大懼干瀆 尊嚴至今悸悚今日文書官盧受恭捧 御批到閣諭內閣朕覽卿奏忠君憂國至意已悉洞知但怒此輩不諒上意還臆煩擾姑從輕處了所奏已知道了特諭卿知欽此臣循環三復流涕被面若拜萬金之賜何勝銜結伏念臣賦命不猶煢然無侶居鄉立朝皆鮮同志乃今復以一身直閣莫共商求任性冥行觸情妄發自分得罪匪朝伊夕何

期乾坤覆露父母鑒容雖于所請之事未即
春而藹然知遇之意已溢言外臣雖孤立而
聖眷若此天下之最不孤者莫如臣矣能不感
奮以圖報耶恭讀諭以忠君憂國四字許臣實
深褒獎顧臣自揣亦私以此期許而不敢過遜
蓋臣自登朝無一日不周旋于講幃之間親承
玉音屢沐賜賚自頂至踵誰非恩波臣父母每
訓臣曰若負 皇上是負天地臣佩服此言淚
未嘗收摭此一生斃而後已况今奉非常委托

于群臣中更無比兩敢復有一毫欺罔懈怠推
托依違于其間哉第此心念念欲皇上為堯
舜之君而少有同異即如疾痛之切體此心念
念欲皇上之民為唐虞之民而少有失所即
如焚溺之在身故托之章疏竭其鄙愚不得不
有違拂之辭而非好為牴牾也惟賜採行是臣
得紓其忠愛之時矣臣見不忠之人若鷹鷂之
逐惡鳥決不敢為之救解為之救解者亦必忠
君憂國之臣不然臣豈忍以不貲之身為不肖

人出力哉惟 皇上亮臣此意則孤臣有托矣
所奉 聖諭謹尊藏閣中以昭泰交之盛謹敘
感激踴躍欣忭之意恭謝以聞

言徐觀瀾不可復遣勘揭帖

題今日偶感不能入閣然未敢瀆奏伏蒙發本
到臣擬票內有勘科徐觀瀾一本辨邢玠之奏
及言不能復勘等情臣反覆參詳難于下筆蓋
觀瀾與玠等互相奏訐讐恨已深有如水火之
異勢矣若不共聚一處尚可與之解和今既責
其共勘而使勢如水火之人聚于一處啟口容
聲皆是矛盾尚有何人居中調和而了此大公
案乎不至于相毆相擊反褻國體為外夷笑不

已也私仇為小國事為大固是正論但釋嫌去
忌先國家之事而後私仇自非上聖心腸不能
及此大賢以下非所望矣必責人以大聖人之
事了東方一大公案以成就不世之大勲業竊
恐觀濶不能玠等亦不能也觀濶去必不協不
去必再辭徒令往返道途耽延日月是屢催勘
功而終無奏報之日屢念將士而終無恤錄之
時矣從來敘功決無不勘之理今監軍物故事
托勘科勘科趙趙又將誰托即使勘來必與玠

原缺